

北史論畧

王業多

先生爪

史論略

北史論略

安丘葉友王筠

濰縣後學丁錫田校

元魏

元魏亦鮮卑之種姓拓跋氏起于朔漠世爲君長而聖武帝詰汾神元帝力微創業垂統實爲不祧之祖至猗盧臣附中國爵爲代公後以破劉曜之勳晉愍帝進其爵爲王遂入內地矣數傳至什翼犍以忠厚立國世子實救父以死有遺腹子什翼犍名之曰涉圭卽太祖道武皇帝珪也初卽代王位于牛川命官分職務農息民斯其模規已宏遠矣徙都盛樂改代號魏高車諸部無不服從而柔然獨附劉衛辰於是破柔然滅衛辰因之討劉顯南窺慕容敗之于參合陂復會燕主垂卒慕容寶委靡不振遂帝制自爲而進取中原數年之間克有燕都當參合之捷誤于王建而屠其衆自是降附者皆不誅戮而每以延攬英才爲急故破常山則拔崔宏降博陵則用屈遵敗燕王寶于淖沱則收崔暹南巡得王永之子憲喜其爲王景略之孫用爲中正至於遷都平城遂稱皇帝其立政也則鄧淵立官制協音律董謐制禮儀王德定律令晁崇考天象崔宏總

而裁之以爲永式其建國也則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而且置五經博士命郡縣索書籍所以立經國之本者甚大尙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又遣使循行郡國增置刺史所以廣守令愛民之心者甚摯功臣爲州者皆徵還京師以爵歸第所以保全勳舊之終始者甚厚觀其氣象而後信帝王之誠由天授也所可惜者董謐獻服餌仙經因之置仙人博士服寒食散躁怒無常記臣舊惡多所殺戮雷震天安尙不知微而紹遂以弒逆矣總觀道武生平誠爲過人者其成帝業則徼天幸焉當其敗慕容寶于參合德勸垂自將擊之旣克平城道武遂震怖欲走不知所適而垂病遂死矣淖沱之役慕容寶悉出金玉宮女募羣盜以擊之道武已棄營而逃而燕軍乃無故自相斫射矣向使垂延數年之命道武安能有其國乎至於殺賀夫人之夫而納之生紹則其弒也道武亦不得爲無以取之明元帝嗣討紹自立首用道武舊臣而八公聽政李先入直始政可觀南則諸蠻西則乞伏無不入貢而有事東廟助祭者數百國以至取司豫諸郡許昌汝陽諸縣南與宋武爲敵矣然踵道武覆轍服寒食散以致享國不永善政無多世祖太武帝燾初爲太子監國十餘歲耳而聰明大度已爲明元所任卽位以後降

丁零破高車北掃柔然西平夏國滅涼滅燕易如反手於是改峻刑除田禁禁私養沙門巫覡罷舊俗所祀胡神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至魯則祠孔子復有常爽索敞勤于誘導而儒風振矣性復節儉服御取給賞不遺賤罰不避貴拔人以身不論本末其舉逸民也州郡多逼遣之帝復詔守宰以禮申諭任其進退得求賢之體觀其文德武功誠一代之英主也唯是鷲勇殘忍出于性成黷武不已舉兵南侵屠掠六州

南兗徐兗豫青冀

至于歸燕巢林內則才臣如崔浩亦且不

保首領終于殺機所召宗愛禍起兩世被弑莫敢誰何豈官豎之勢重于人主哉蓋有由然也高宗文成帝濬太武帝太子晃之長子也晃初總百揆課民稼穡以勤惰爲賞罰寇謙之奏作靜輪宮欲其高不聞鷄犬諫雖不聽可謂有恤民之心不幸早卒劉尼源賀遂擁立文成以誅宗愛果能懷集中外與時消息誠善救世祖之弊知高允之忠以爲中書令則又以培國基矣第世祖坑沙門而信方士寇謙之親詣道壇受籙高宗不能革之而復建佛圖親爲沙門下髮厥後獻文帝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置僧祇佛圖戶宣武作永明閑居二寺孝明帝作永寧寺遣使於西域求佛書而佛道與魏終始矣顯祖獻文帝弘立時祇十二歲故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驕恣多行殺戮馮太后收而誅之遂臨朝稱

制然猶立郡國學置博士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太子宏生始親國
事聰睿夙成剛毅善斷賞罰嚴明進廉黜貪慎擇牧守鄭重刑罰立三等輸租
之法除其雜調民以贍給與宋結好民以休息而開國至于青冀矣乃惑于浮
屠黃老非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不用牲甫十八歲卽傳位于太子自古太上
皇帝未有如此之幼者也罷門房之誅權不在己而又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復
誅其私人而馮太后之酖毒來矣不以壽終誠可惜也高祖孝文帝宏受禪時
甫五歲乃以代親之故悲泣不自勝顯祖既殂帝年冲幼復制于馮太后然猶
頒祿秩以杜賄賂禁讖緯巫卜以正學術授露田而蔭附以絕置三長而隱冒
以清出宮人罷末作可謂有愛民之實作明堂辟雍定雅樂禁同姓爲昏可知
治國之務馮太后殂復三年喪于千餘年後尤非三代以下所及朝日夕月臨
雍拜老親決疑獄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所謂日不暇給者乎其遷洛陽也
論者或病其譎然帝特曠然大變其俗而愚民不可與慮始亦當略其小疵而
取其大醕觀其祭比干之墓謁孔子之祠封聖裔爲崇聖以至漢魏晉諸陵亦
禁樵蘇其致敬于聖賢帝王者至矣宗戚有服者復勿事聽其終三年喪其宏
錫類之仁者大矣禁胡服胡語改姓元氏定臣民族姓太子恂私著胡服則廢

爲庶人其以用夏變夷者切矣他如置常平倉則有以厚民生求遺書立國子
大學四門小學則有以振儒業省宮掖費用以給軍賞則有以作士氣禁蠻毋
得侵掠齊境則胞與之量不復分此疆爾界割據之時尤所難得且其勅史臣
曰時事當直書人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若史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大哉
王言非見道者豈足以知此非勵精圖治謹身寡過者亦豈肯言此哉論者或
咎其用兵不息然孝文之世與齊通好屢書于策至于北破柔然南救馬圈皆
爲應兵初未嘗自開釁隙要而論之孝文固元魏之聖主也世宗宣武帝恪初
卽位時委幾務于左右以咸陽王禧之故疏薄宗室識者已知其不克負荷矣
猶幸用彭城王勰于南遂能敗齊師于壽陽飢民築城備寇而柔然不復南窺
蕭梁篡位寶賚請兵事雖不成亦義舉也乃追尊其母高氏爲后封后之兄肇
爲侯納肇之女爲貴嬪于是肇弑后于氏而帝不保其妻矣肇弑太子昌而帝
不保其子矣肇陰殺元愉而歸獄于李平而帝不保其兄弟矣乃至誣彭城王
以謀反遂醜殺之而帝不保其叔父且傾覆其國之梁棟矣又况飢鷹 神飽虎
元皆爲將軍桃弓黃觚乃爲少師僕射郭祚爲太子少師懷黃觚以奉太子詔趙桃弓爲
魏主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挑弓僕射黃觚少師小
人成羣國基斯替而恆肆二州地震山鳴踰年不已災異繁興恬不知怪魏之

亂階固自宣武開之也魏初踵漢武故事每立其子輒殺其母自宣武之妃胡氏生太子詡始不殺而亂大起有天命焉非昔之得而今之失也肅宗孝明帝詡六歲踐祚侍中于忠殺大臣罷諸王而政出於強臣矣太后稱制攝行祭事數幸勳戚之家且遊嵩岳而政出于中宮矣帝復遊騁苑囿崇禮桑門郊廟之事亦委有司立停年之格而選舉失人後世資格亦於此始未幾而元乂劉騰擅權黷貨以召六鎮之兵自破六韓拔陵反而魏亂熾矣鎮兵山胡與夫諸郡之民莫不蠢動而寵臣如元法僧宗臣如元鑿亦皆相率而起西北皆陷于盜賊而南方復蹙于蕭梁乃至豫征六年租調用猶不足而胡太后復自慚穢德遂以弑帝而立臨洮王世子釗國勢至此可復支與爾朱榮假大義起兵立長樂王子攸是爲孝莊帝遂入洛陽沈太后及釗子攸乃敬宗孝莊帝孝莊勤于政事雖爲榮所制而能誅榮無奈魏祚已衰爾朱世隆及兆復立長廣王曄而弑之矣世隆及兆復廢曄而立廣陵王恭是爲節閔帝帝八年不言既立乃言尙能拒兆之請亦庶乎矯矯者乃高歡立渤海太守元朗既入洛陽又廢恭及朗而立平陽王修是爲孝武帝帝既立不聞善政唯知弑其三帝曄恭朗未幾而剪歡羽翼遂爲所逼而奔長安終亦見弑于宇文泰而魏遂分爲東西矣文帝寶炬泰所

立也太阿旁落幸以壽終太子欽立泰弑之而立恭帝復姓拓跋廓遂禪于周而仍不免一死而西魏終矣東魏祇一世孝靜帝善見是也歡既出君推清河王亶承制決事復以幼主易制乃立亶之子善見而遷都于鄴帝文武兼資時人以爲孝文風烈高洋廢而弑之魏於是亡魏室被弑之君十有四雖賢如獻文亦不免焉呂東萊以爲自取然自子攸而下制于強臣未見其所爲自取者大抵宋儒袒護南朝其論北國每多苛辭竊爲不取也

太祖道武帝拓拔珪蜀漢後主景耀四年鮮卑索頭貢質于魏其可汗詰訟元魏之神元皇帝也力微子沙漠汗貢魏因質焉晉孝武太元十一年正月拓拔珪大會於牛川卽代王位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敕命珪徙居定襄之盛樂務農息民國人悅之珪尋改稱魏王是爲北魏道武皇帝十三年魏王珪密有

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還言于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才氣非少主臣燕主既沒內難必作于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十六年初柔然世服于代及秦滅代遂附劉衛辰魏王珪卽位高車諸部皆服獨柔然不下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六百里諸將曰賊遠

糧盡不如早還珪曰殺副馬足以爲三日食矣乃復倍道追之及于大磧南
牀山下大破之悉徙其衆于雲中 劉衛辰遣子直力鞬率衆九萬攻魏南
部珪以五六千人破之獲直力鞬衛辰爲其下所殺諸部悉降獲馬三千餘
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遂饒 二十年燕太子寶擊魏魏張袞曰宜羸
師以驕之珪遂徙部落畜產渡河千餘里以避之九月魏王珪將兵擊燕燕
軍夜遁十一月追至參合陂大敗之寶等單騎僅免珪擇燕臣之有才用者
留之參軍張恂勸珪取中原珪軍至晉陽慕容農出戰大敗奔還魏遂取并
州初置臺省置刺史太守尙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士大夫詣軍門者
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敘 珪拔常山獲高陽太守崔
宏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創立法度博陵令屈遵降以爲中書令
出納號令兼總文誥 珪敗燕主寶于淖沱得燕秘書監崔暹以爲尙書任
以政事 克燕都 中山 珪得王永之子憲壺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爲本州
中正 安帝隆安二年稱皇帝命吏部郎劉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謐
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尙書崔宏總而裁之令朝
皆束髮加帽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

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三年
珪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
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命郡縣多索書籍悉送平城 道武自
遷平城守遣使循行郡國可謂有卹民之心既稱皇帝卽置五經博士可謂
知經國之本又制冠服定官品亦庶乎日不暇給規模宏遠者矣破高車絕
漠七千里儀曹郎董謐獻服餌仙經珪置仙人博士 元興二年初制冠服
以品秩爲差 義熙二年增置刺史守令功臣爲州者皆徵還京師以爵歸
第 五年四月雷震魏天安殿初魏主服寒食散藥發燥怒無常殺臣甚衆
初魏主珪見賀太后之妹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十月珪將殺
賀夫人夫人密使告紹紹入弑珪齊王嗣殺紹及賀夫人卽皇帝位改元永
興

呂東萊曰拓跋珪乘燕之亂控弦南伐奄有中原者百有餘年夷狄以來最
爲強盛然自珪傳至善見廿君或爲嬖倖所賊或爲子所弑不以道終者十
有五君蓋夷狄之性莫不雄猜躁憤果於殺戮雖父子之親母子之恩倖臣
嬖妾之寵嬖亦皆危懼莫能自保小人女子爲救死之計則亦無所不至矣

是以得免者寡也春秋之法弑君稱君無道稱臣之罪也夫君爲其臣所弑而猶貶其君者豈非爲其有以自取之與觀魏之諸主鮮有非其自取者也

太宗明元帝嗣

八公

長孫嵩安同
奚斤崔宏等

李先以忠直爲道武所知遂令常宿于內以

備顧問

魏荐飢王亮勸嗣遷都鄴崔浩周澹止之

山東人以魏人畜無

涯號曰牛毛之衆

泰常四年四月有事于東廟助祭者數百國

魏主嗣

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密問崔浩立太平王燾爲太子

初魏主聞

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及高祖殂議取洛陽崔浩諫不聽

柔然寇魏

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二千里

世祖太武帝燾齊少帝景平元年魏太宗殂世祖燾卽位

崔浩闢佛而信道

士寇謙之

魏主爲人壯健鷲勇臨城對陣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

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

城及修宮室帝曰古人曰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長城而朕滅之豈在城

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

輕費至於賞賜皆死事勤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

節度違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弱種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魏伐柔然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退檀道濟北伐之兵 魏主以王慧龍

爲滎陽太守十年農戰並修歸附者萬餘家宋文帝縱反間於魏魏主賜慧

龍璽書曰知其欲相中害不足介意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儉

如道生姓長孫舉逸民除峻刑滅北燕赫連昌沮渠牧犍皆不誅而禮遇

之 破涼得索敞以爲博士魏之儒風始振 魏主問高允爲政何先時魏

多封禁良田允曰臣少賤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

足憂矣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 元嘉十九年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

符籙自是每帝卽位皆受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必欲其高不聞鷄犬欲以上

接天神崔浩勸爲之太子晃諫不聽 魏主命太子總百揆太子課民稼穡

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戲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古弼

拳劉樹以弱馬給獵騎帝重之呼爲筆公 坑沙門 涼入貢 滅夏 入統

萬取蒲阪及長安河西王蒙遜氏主楊元皆附魏 神廡元年滅夏 丁零

降擊高車降之 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徵盧元高
允等數百人其未至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復詔守宰以禮申喻任其進退

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揭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 滅北燕

降楊難當詔吏民得告守令罪 滅北涼 常爽為宣威將軍 索敞為中

書博士二人勤于誘導弟子事之如嚴君魏之儒風始振 用高允之言除

田禁 禁私養沙門巫覡 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 罷舊俗所祀胡神

宋主餞義季於武岡 為兖州刺史 勅諸子勿食至會所設饌日盱不至皆有飢色

乃謂曰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儉節御物耳 詔中書以經義決難獄 高

涼王那略陽王羯兒大破柔然自是衰弱不敢犯魏塞 殺崔浩 南侵宋

殺掠六州 南兖徐兗豫青冀 歸燕巢林 為宦官宗愛所弒愛立太武之子全十月弒

之劉尼源賀立濬誅愛 魏太武控弦百萬威振天下北掃柔然西平夏國

滅涼滅燕易若破竹恃勝不已舉兵南下極意屠戮死者不可勝紀武功之

暢如此然末年變生肘腋身且不保餘禍所鍾至于再行弒逆幾不能國後

之好攻戰樂殺人者可以觀矣

文成帝濬 太武帝太子晃之長子也 復建佛圖聽民出家魏主親為沙門

下髮 陸麗以迎立之功與其父爲二王 初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
以內難朝野楚楚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太子
弘卽位時年十二

顯祖獻文帝弘 車騎大將軍乙渾殺司徒陸麗自爲丞相謀反伏誅太后稱
制立郡學從高允之請也 取彭城取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侵青州取

四城 慕容白曜爲將 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 魏主李夫

人生子宏馮太后自撫養之遂還政於魏主魏主始親政事勤於爲治賞罰

嚴明援清節黜貪汚於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十四歲帝 東徐兗州

降魏魏拔宋歷城 拔宋青州於是青冀之地悉入於魏矣 置僧祇佛圖

戶 敗柔然 魏主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圖之學 皇興元年

傳位太子宏 自古太上皇未有如獻文帝之十八歲者 非天地宗廟社稷皆勿用牲祭以酒脯 罷

門房之誅勤於爲政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事無大小據律正名重

刑罰囚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 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弘不能以禮防閑

其母受其荼毒 文帝李貴人之子也太后淫齊使劉纘

高祖孝文帝宏 禪位時年五歲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癱親吮之及是悲泣不

自勝魏主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 契丹附魏 魏主臨虎園詔

曰虎狼猛暴捕之傷人無益有損其勿捕 以李崇為荊州刺史而齊魏邊

境交和無烽燧 班祿而嚴議賊枉法 歲斷大辟不過五六人 高麗入

貢禁讖緯巫卜 置三長而隱冒絕鄰長里長黨長也 詔宗戚有服者復

勿事 用李彪封事而水旱不困 太后馮氏殂太后初欲廢帝帝終無憾

意 更定律令 正祀典行三年喪 朝日夕月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

吐谷渾遣子入朝 養老于明堂 親決疑獄親錄囚徒 遷都洛陽

祭比干墓 禁蠻毋得侵掠齊境 禁胡服 如魯祠孔子封其後為崇聖

侯獻文以孔乘為崇聖大夫 禁胡語求遺書 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 帝曰人君患不

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 改姓元氏定族姓 詔羣臣聽終三年喪 漢

魏晉諸陵皆禁樵蘇 太子恂私著胡服手刃高道悅帝廢為庶人 置常

平倉 自將伐齊 省宮掖費用以給軍賞 討降高車 用法嚴于大臣

貸人小過 常謂史臣曰時事當直書人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若史策復

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耶 所失者用兵不息爾

世宗宣武帝恪彭城王勰以王歸弟聽北海王詳之譖也 帝即位時年十五

庶務委之左右 咸陽王禧謀反伏誅帝遂益忌宗室 滅魯陽蠻復以颯
爲太師 築九城于北邊備巢然也源懷築之 魏學業大盛州舉茂異郡
貢孝廉每年逾衆 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遣降魏魏遂取梁州十四郡地
滅武興氏 委任高肇疎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陽固疏諫 罷鹽
池之禁 盧昶元暉恃寵貪縱餓虎將軍飢鷹將軍 山中王英大敗于鍾
離梁韋叡曹景宗破之也 高肇弑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高貴嬪有寵
而妬故也旋立爲后肇益責重用事多變更先朝舊制削封秩黜勳人 殺
其叔父彭城王勰亦肇譖之 元愉反李平執之肇陰殺之奏除平名 郢
州叛降梁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寺千餘間作閑居寺 恆肆二州地震山
鳴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

肅宗孝明帝詔誅高肇 侍中于忠殺僕射郭祚尙書裴植高陽王雍遣就第
太后胡氏稱制出忠爲冀州刺史旋奪其爵以高陽王雍爲太師錄尙書事
攝行祭事 復封于忠 作永甯寺 太后父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葬
以殊禮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 胡氏
弑其故太后高氏遣使于西域求佛書崔亮爲吏部尙書立停年格魏之選